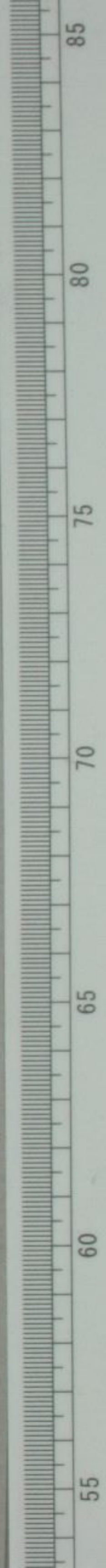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95





文庫 11  
D 292  
95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 國錄軍國重事 前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 領經筵事 都總裁 脫脫等 脩  
皇明朝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 鄭春坊 在 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 奉

勅重校刊

樓鑰

本十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栴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列傳

一

御覽

010190562633



教官調温州教授爲敕令所刪定官脩淳熙法議者欲  
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  
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  
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  
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  
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  
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  
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  
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  
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

以設禁爲不得已凡有一刑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  
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爲姦多所壅底鑰  
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  
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  
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  
天下獄案多所奏裁由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  
宥制刑古有明訓力<sub>以</sub>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  
輿不出已而玉牒聖<sub>以</sub>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  
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  
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



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王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太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裕祭卽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臣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脩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以知閣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嘗副鑰爲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嫌之侂胄誅詔起鑰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出



和好待此而決茲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寃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太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爲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爲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爲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寔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寔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寔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簿易堅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寔聞遂罷戎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



倉部郎尋改工部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爲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逾況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見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利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爲司農卿明年兼戶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爲戶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韓侂冑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權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



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爲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鑼錢重  
褚輕民持貨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  
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  
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  
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  
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  
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  
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  
從列爲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爲諫議大夫  
其後任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  
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  
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  
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脩  
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頥程顥程頥爲  
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頥謚元顥謚純頥  
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  
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薨贈少師謚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



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爲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將寘逸盜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冑謫死高安應龍爲之經紀具喪且爲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也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凜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

恩州陳自強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戶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爲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爲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垍之疏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爲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



專事培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肅子榮叟官至參知政事諡文靖深叟官終將作監丞清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官

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爲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脩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



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  
姪若壻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止曰兵卒子弟  
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  
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  
厚繼闢湟鄯父彥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  
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  
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  
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卽  
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異  
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  
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  
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  
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  
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  
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脩弊  
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  
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旣分動  
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  
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劔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



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爲國也今東南王  
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  
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  
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  
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  
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  
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  
步間沈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  
不爲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漢曰是人傑也調南  
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

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  
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  
田脩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  
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  
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  
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韶柳宗元失身匪人爲  
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  
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  
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  
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  
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  
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  
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  
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  
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  
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  
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爲屬入爲太  
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卽位  
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  
庭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  
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  
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  
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  
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  
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  
守守旣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  
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  
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  
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



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讒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脩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埴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時楊存中又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



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閣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卽位遷樞密院編脩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詣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卽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覲用事游爲樞臣張壽言覲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爲炎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



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命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幹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寔錄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寔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脩國史寔錄院同脩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閔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



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  
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冑矍然假  
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  
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  
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  
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  
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  
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  
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  
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爲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  
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  
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  
對不少訕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  
曰前日興兵復讎爲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爲生靈也  
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  
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  
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  
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爲卑屈况名分地界  
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



曠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疆弱言之若得  
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  
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定果能下乎五事  
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  
懃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  
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  
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  
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曰遽以  
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曰此事非犒  
軍錢可了別出事曰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

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  
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  
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  
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  
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  
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  
舌折疆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  
王栴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栴  
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酋於疆復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  
其難栴當其易栴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



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  
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卽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  
里人莫知其所爲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  
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  
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  
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  
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  
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  
十旣齟齬歸營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  
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桷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  
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桷其一也調通州  
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十七人  
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  
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  
事忤侂胄得辜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桷薦  
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桷歸白其母  
毋口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  
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  
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桷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



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柝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  
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柝雖持韓  
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  
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柝持金人牒歸求函  
柝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柝奏和  
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  
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柝不掩人揚已多之  
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脩  
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脩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王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請  
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正質皆負  
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爲韓侂  
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  
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柝北歸請錄信孺之功長者  
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溫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



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  
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  
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  
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  
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  
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  
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  
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  
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  
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  
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  
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  
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旣而殿中  
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  
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  
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  
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  
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  
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  
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



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  
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  
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  
歛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脩官陸游尹  
穡召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  
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  
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浩奏二將輒乞戰豈  
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上  
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  
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  
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  
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  
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  
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  
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  
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闡焉用相哉不  
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  
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  
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  
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



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起  
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  
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  
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爲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  
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  
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  
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  
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克之已而殿前司  
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  
刃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謹嗽者送獄  
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  
奪貨至於鬪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  
陸慶童特與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  
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長等死國可乎是  
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  
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  
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克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  
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  
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



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  
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  
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旣  
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覲視草爲光祖甲科發也上遣  
覲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  
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  
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  
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  
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  
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  
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  
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  
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  
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  
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爲書明良慶會名其  
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  
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  
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  
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  
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



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爲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爲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竒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真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毋豈爲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中丞舉可爲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培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啓邪心出進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



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  
尋召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  
太師仍昇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  
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  
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  
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  
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  
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俊奏田淇失利  
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  
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師吳玠郭田

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  
彥穎同行樞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  
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已私庇之上稱善擢  
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  
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  
員外直宜令請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卽天意也  
雄又奏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  
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  
王佐平湖南寇劉焯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  
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



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爲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卽斥之且曰丞相直諫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爲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願以



執政之容補官求詣銓曹准以此門不可啓絕其請嘗言跡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惟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准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爲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卽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旣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卽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卽有他臣得引與就館



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鬪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溷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



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  
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  
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  
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  
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  
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爲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諭之  
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  
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  
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卽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  
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知栻所陳方是卽除侍講云且  
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  
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  
嚮栻衆皆忌嫉洎栻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  
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光宗將受禪召  
雄雄上萬言書陳脩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  
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  
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  
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  
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



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爲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  
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召爲都官郎中與王黼  
議不合鑄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  
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  
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  
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  
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  
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  
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  
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一秩俄除寶文閣直學  
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  
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琪殘徽州邦彥  
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  
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徇國家  
之急比年如權邦彥美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  
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  
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三年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  
大略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  
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



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闡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浚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奕之爭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克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爲後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爲廉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爲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



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  
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  
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  
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  
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  
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  
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  
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  
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以期二年  
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爲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  
尋加曦爲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  
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  
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  
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  
外四州地求爲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  
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  
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行可騎以驅馳  
當發三千騎往蓋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爲蜀王曦遺  
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  
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卽揖二人起去會報金



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買舟稱曦爲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劔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詔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除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字益之溫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勅令所刪脩官樞密院編脩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

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內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徭加直煥章閣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爲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擾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爲盜謙移書侂胄曰今若倚羣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貶亡爲戲乎旣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



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  
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  
罷後復知江州侂胄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  
十三謙有雋聲早爲善類所予晚坐僞禁中廢首稱侂  
胄爲我王士論繇是薄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興末渡江居潮州爲  
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  
史與張釜陳自强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  
逐當時賢者巖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  
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

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帥兩淮已  
而召還爲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  
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特方信孺使金議和值  
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  
胄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各兵勦敵且募生擒僞帥未幾  
川陝賊屢劔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  
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  
固求去侂胄誅御史章燮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  
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  
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  
僞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  
謂二人沮抑張拭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  
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諛之徒何足算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  
常丞孝宗臨御乂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  
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



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跛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授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又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又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玕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什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以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卽



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  
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觖望誼告汝  
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  
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  
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  
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  
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  
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  
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  
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愚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  
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  
守江州加集賢殿脩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  
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  
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  
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  
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  
謚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  
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



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  
州獵請賞勞誅罪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  
巡檢人人驚厲爭死聞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  
甥也獵坐隆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  
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  
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  
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  
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  
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  
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爲改  
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脩大內  
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  
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  
卽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  
會僞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  
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  
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旣駁史浩  
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  
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



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爲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爲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脩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陞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糴米價爲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脩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提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



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諡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卽日就駕旋乾



轉坤在迈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  
尋遷校書郎寧宗卽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  
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  
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  
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  
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  
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  
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  
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  
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  
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  
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  
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  
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  
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  
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  
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  
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旣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  
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



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召昇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



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加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

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脩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脩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



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  
遽受之祗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  
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  
罷主管冲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爲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戶部侍郎初  
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  
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纏度少差豫圖銷弭遂命  
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國  
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侍讀進  
權兵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榷  
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  
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  
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  
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  
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  
寇謙駐漢陽爲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  
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  
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  
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  
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



宋史卷九十七 列傳  
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諡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  
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  
父著爲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  
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  
力辭完顏更名脩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  
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  
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  
脩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  
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常令決  
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卽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  
和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  
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衄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  
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爲  
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  
制母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驀關之戍金自板谷谷  
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  
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



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  
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  
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  
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卽日  
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  
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進上覽  
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  
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  
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  
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  
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  
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  
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會宣  
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  
巨源傳巨源旣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爲  
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  
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旣而璘果死應辰卽日領印軍情  
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鑄藏之未幾金自鶻  
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  
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謝上念甲精



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  
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  
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  
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糶爲科糶孝  
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繫以本所錢招糶懼不給又命  
勸糶其半勸糶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  
金梁守倅任責收糶而勸糶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澤  
興元三郡勸糶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繫成  
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  
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旣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爲制置  
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  
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  
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專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  
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  
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  
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  
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  
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  
病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  
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



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丘崇言統制官李爽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崇然之挺卒崇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爲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節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秘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是曦爲四川宣撫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其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礬書告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爲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



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穰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卽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



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卽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  
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  
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  
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  
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  
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  
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  
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敬  
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  
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  
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  
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  
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  
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  
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  
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  
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  
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



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旣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旣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主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右封殖人才臺諫但有催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徒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



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  
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始書汝愚勉以安國  
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  
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  
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  
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  
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  
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  
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  
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

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  
門事韓侂胄寔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  
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旣  
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  
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  
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  
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  
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  
局觀趙汝愚旣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遂  
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



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帝冲佑觀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脩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爲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鄴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旣夥柰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起園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先祖言憲聖陛下



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胄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論口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兼翰林院學士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余端禮

李壁

丘宥

倪思

宇文紹節 李繫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



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疆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



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  
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改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持一時  
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  
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  
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  
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  
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  
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  
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  
為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

平州奉祀光宗立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  
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  
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  
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  
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脩撰知贛州還為吏部侍  
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  
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  
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  
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所  
請為蜀計為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無



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之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懼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踈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卽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



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冑所制壹鬱不  
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  
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  
謚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誦  
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  
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宮後  
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卽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  
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冑專國建議恢復  
宰相陳自强請以侂冑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同禮部

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冑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  
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  
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  
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冑用師意方銳壁言進  
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旣而陳景俊使  
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冑得罪貶壁  
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  
冑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  
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  
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



克丕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耻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極潰民於殘虐滿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持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私而已初侂冑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冑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酣及師旦事壁微撻其過覘侂冑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壁又言郭倬李汝翼饋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叅知政事金遣使來徵示欲和意丘密以聞壁貽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復以和爲意壁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爲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密壁力爭言丘密素有人望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密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爲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冑疑輔避事壁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



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友信  
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  
益急壁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壁曰嘻  
國病矣我去誰適謀北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  
以密旨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留恐泄侂  
胄迄誅壁兼用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譎  
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壁實預聞乃令  
自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  
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  
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壁傳檄諭之福等讓  
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  
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  
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  
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  
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卽自成擒  
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  
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  
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  
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  
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



臨汝閑書百五十卷壁父子與弟壘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蘇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密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劾築三月堰成三州烏鹵復爲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密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迂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



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  
抃憾之訾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  
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召對除  
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  
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  
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  
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卽奏  
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  
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  
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  
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  
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  
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報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  
宗卽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  
元府旣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  
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  
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言  
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  
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



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密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旣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旣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且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



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遣陳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爲出兵眞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旣指佞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佞胄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旣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佞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穎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分爲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旣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脩注



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脩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樂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襄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卽位改婺州未



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  
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  
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  
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入望豈宜專以潔已爲賢哉思  
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  
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  
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  
呂祖泰編窠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  
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  
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  
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  
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  
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  
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  
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  
之大怒思旣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  
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  
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  
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極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



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冑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冑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宜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冑由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徒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冑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旣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僭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援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爲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脩築古城剏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謂紹節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爲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奕代紹節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挫



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諡曰忠惠

李繫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蠡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糶在州者獨多繫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糶病之也泣數行下繫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糶軍糧名爲和糶實科糶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繫相度以聞繫奏諸州歲糶六十萬石若從官糶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糶爲官糶貴賤既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賦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繫上奏疏者十有三



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  
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蜀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  
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蔡  
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  
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  
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蔡守太府少卿  
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夕行否成大奏李蔡以  
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蔡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  
蔡也上意方嚮用而蔡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  
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蔡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  
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蔡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  
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做人以兵柄未有不  
爲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  
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  
挺以爲怨後蔡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猶惡孝宗以問蔡  
蔡緘其樣以進挺之亡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  
安丙旣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  
見者乎蔡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  
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



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璧丘密皆諫侂冑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璧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璧固無以逭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廟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蔡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錦軍國重事尚書省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鄭穀 王庭秀附 仇念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爲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爲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卽位擢監察御史選



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穀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爲用況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傳劉正彥等逆亂穀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燄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爲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穀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穀對講付外行之又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



竄調湖南錢伯言與黃願皆棄城呂源與梁楊祖皆擁  
兵而逃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  
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鼓奏將帥  
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願浩以禮部  
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  
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  
知鳳翔穀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願浩知金陵浚不  
當貶不報穀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  
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  
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等聞之  
皆感激奮厲爲赴難計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  
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卽與大臣進議以爲在庭  
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  
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逾天或者謂大元  
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爲不然昔舜之禪禹也  
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  
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  
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爲有法行之于今爲  
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上  
疏力爭太后召穀與宰執同對簾前穀乞召庭秀太后



論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毅奏曰臣不知其  
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  
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  
位號者也太后令毅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  
以示毅庭秀毅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  
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  
澂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毅等共止之  
毅與李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  
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  
元子猶能自排遣于毅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爲學旁搜遠  
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  
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  
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  
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  
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  
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  
州郡法官申憲司闕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  
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旣與鄭毅力爭降封高宗事  
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



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脩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叅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爲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愈餽饌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愈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愈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囂訟愈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爲姦愈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旣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解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愈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



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嘯曰無驚仇公  
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爲考功員外時仕者宛  
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愬丐者甚  
多真僞錯亂念親爲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  
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爲汾海制  
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爲變致遣精兵密  
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  
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  
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  
人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爲亂驅居民  
越江南走欲先脅念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  
白麾左右驚潰迫念上馬念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  
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  
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  
念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  
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  
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爲保江計念錄詔語揭之郡縣  
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閻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  
帑匱竭無以爲賞念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  
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



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愈復壽  
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  
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  
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愈以策說之曰金  
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  
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  
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  
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朮爲之殿人心怖  
駭不知所爲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皐統兵適至愈顧左  
右口召牛觀察來擊賊皐旣至以忠義撼之皐素勇甚  
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懼散而復  
集者二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皐掖以上手刺數  
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  
畏其名遂自潰以愈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  
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  
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  
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愈像不覺以手加  
額初宣撫司旣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  
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愈度其宜處之  
愈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



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罹兵火旣燬念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念在郡多黥胥吏爲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爲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爲農物價旣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爲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念言迺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陞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公海制置使陳彥文薦于朝起復之念不就念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



念愈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旣當國未嘗以私見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

卽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



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

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旣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時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大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爲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不



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  
脩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  
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  
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  
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  
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  
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  
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  
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  
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寘生太師于此盍祠祀

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  
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  
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  
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  
罪帝閱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大  
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  
君父不知有權臣旣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  
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  
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  
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



文卽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漳  
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卽投大作上馬  
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  
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  
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  
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昂不  
棄亦坐鑄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  
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  
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  
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

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  
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爲本  
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  
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夢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  
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  
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  
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  
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



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鑿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旣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陪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



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爲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爲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脩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爲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爲

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爲曰願伏劔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爲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卽拘留汝爲然以汝爲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儔爲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爲邏者所獲汝爲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二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



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  
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爲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  
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爲遂上丞相書言用  
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  
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  
旣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兩河  
以成盜據之功旣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鬪從  
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  
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  
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  
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  
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  
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  
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木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  
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  
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  
力以俘馘兀木爲急又言兀木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  
共謀者叛亡羣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  
之不暇兀木深以爲慮故爲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  
過自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



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  
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撒  
離喝權合諸帥爲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爲宣慰  
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旣  
合不爲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賊必首  
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繇新河入鉅  
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內舟師入  
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賊勢雖欲合而  
不分亦難乎爲計矣久之有告汝爲于金人以蠟書言  
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  
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  
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  
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  
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  
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  
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爲諸  
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  
者汝爲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  
汝爲倣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  
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



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家惠疇經紀其  
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  
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爲之死哀懇  
于朝叅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  
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穀王廷秀  
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韙哉仇愈愷悌君子遺  
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  
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  
而臣直乎宋汝爲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廷奏  
擢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悌矣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終

宋史卷四百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呈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

列傳



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  
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饑  
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  
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爲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  
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  
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  
恃今日要當先爲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爲是  
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  
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爲博士從之論除官胥冗之  
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  
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還初八年免銓  
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柅之信鉤考其故吏惴服有  
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脉爲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  
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  
不已以聞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  
曹遂清邏者私相語指爲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  
轉蔭薦肆爲姦欺不可控搏爲槌最者數事告宰相付  
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  
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爲獄具皆伏辜因請  
置籍以柅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



哀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闕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永州入  
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  
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  
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蔽居官  
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  
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賢者以趣辦爲能而不  
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  
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類煩碎而不明  
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怪願酌古之道當時  
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爲

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  
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  
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爲擾  
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  
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  
討官提領戶部酒庫又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  
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爲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  
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駭曰尚書得  
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



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卽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闈封駁而右府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權酷官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稍恩典與正不異閤門多溢額祗候妃嬪進封而冒指它姓爲甥姪旣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爲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甘昇旣逐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爲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



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  
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  
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  
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  
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折  
敏如流泉擢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  
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縣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  
山陰境有狹狯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  
渚注之海築十一壩化匯浸爲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  
名曰王公湖築漁浦堤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  
職脩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  
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  
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  
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  
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  
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  
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  
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  
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



得自陳母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  
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  
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叅議官遷大  
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  
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  
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  
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  
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  
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  
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  
于太子而止遷祕書少監脩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  
部尚書爲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宗政殿說書  
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  
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  
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  
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爲甚又論亭戶未嘗煮  
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  
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轍州縣惟當賜  
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貨產止可行於疆盜贓吏至於  
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卽其業收租以償旣足則給



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徵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且奏曰疆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寔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叩榜云疆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旣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卽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旣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



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曰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柰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一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彙備忘訓鑒等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太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



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除公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卽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爲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公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



遠主和熒爭益力臺論劾熒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  
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熒初入太學陸  
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  
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  
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  
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諡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  
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  
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  
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  
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  
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  
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  
問皆以是爲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  
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  
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  
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  
重皆殺之郡民梁臯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  
矢拒臯臯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于  
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牧工豪孟



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爲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卽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秘閣脩撰依舊宮觀以卒諡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卽知敬之叙州董蠻犯犍爲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歛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鎧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



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  
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  
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  
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  
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  
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  
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  
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  
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卽位于重華宮汝愚  
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  
策也知閣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  
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  
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過異論而汝愚以准東西  
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  
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  
事去國仲鴻聞之卽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  
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  
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  
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  
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



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生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

死卽填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侶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叅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諡曰忠子侶淳祐五年爲右丞相各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



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鞠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旣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卽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脩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



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此

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



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祕書  
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  
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枋劾介  
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  
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  
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  
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  
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  
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脩好增幣而金人猶缺望是  
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

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  
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  
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輒可以爲戒  
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  
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  
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祕  
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  
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  
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  
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



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  
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  
宮意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  
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  
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  
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  
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  
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  
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  
思傳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

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  
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  
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  
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脩撰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公海制置使以  
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  
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諡忠簡子埜自  
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  
敬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



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脩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青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鷓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右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德之預以爲慮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僞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爲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



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  
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  
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  
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  
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  
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  
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  
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緩  
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達聰之地也今

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請  
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臣之志於憂  
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爲耻而以言  
不聽從爲耻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  
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  
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饕富  
貴甘豢養以消磨其風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  
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  
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  
挺死今尚不以爲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



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爲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卽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司農寺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

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宋史卷四百終

詩長以正王介甫大全直而作宋書之序  
本吳宋初各在勸學李極領此為公  
備曰王詩序文章學與事至大贈輝翠家  
去不少存然其劍收金世空故補以謝卒  
備對不封四日登其於實錄排上卷上如  
宋史卷四百終

48-11412



